

# 「大名聲」(vighuṣṭa-sabda)與「離覆障」(vivatta-chadda)

——兼談注釋家與文法家對巴利文獻的影響

南華大學佛教學研究中心兼任講師 蔡奇林

## 目次

### 0. 序言

### 1. 問題的提出

- 1.1. 問題的由來
- 1.2. Norman的新發現
- 1.3. Hinüber的質疑與主張
- 1.4. Norman的重新出發

### 2. 運用的資料與追索的過程

- 2.1. 巴利聖典中的種種異讀
- 2.2. 巴利注釋文獻的解釋
- 2.3. 巴利早期文法書資料
- 2.4. 佛教混合梵語資料
- 2.5. 耆那教資料

### 3. 造成異讀的原因

——注釋家、文法家、抄經手的影響

### 4. 結語：如何洞察與還原巴利的真貌

**【略語表】**

**【後記】**

## 0. 序言

佛教的「譯典」(如漢譯、藏譯)有著諸多問題<sup>1</sup>，這是眾所熟知的。但是以印度語言紀錄的所謂「原典」是否就忠實可靠？其間是否也歷盡滄桑、幾經易容而真貌難辨、疑竇重重？本文探討的正是此一問題。

文中講述 K.R.Norman 怎樣從一個巴利的疑難詞(vivatta-chadda)下手，追索經典傳持過程中(在詞彙上)可能歷經的遷異，以及如何洞察及嘗試還其原貌。其中主要涉及三篇文章，一是 Norman 的〈二個巴利詞的詞源〉<sup>2</sup>，二是 Hinüber 的〈子音群-*tm-*、-*dm-*與-*sm-*在中期及近代印度雅利安語中的演變〉<sup>3</sup>，三是 Norman 的〈巴利注釋家與文法家對上座部傳統的影響〉<sup>4</sup>。第一節(問題的提出)談前面兩篇二人對 Pāli “vivatta-chadda”一詞「詞形」、「詞源」及「詞義」問題的論辯與對立看法。第二節以下

---

<sup>1</sup> 例如，「原本」傳誦或傳抄的誤失、翻譯過程的錯解或詮解失當、譯本輾轉傳抄的訛誤等等。

<sup>2</sup> K.R. Norman, “Two Pāli Etymologies”, *Collected Papers*, Vol. II, PTS, Oxford, 1991, no. 37, pp.71-83.

<sup>3</sup> O. von Hinüber, “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usters -*tm-*, -*dm-* and -*sm-* in Middle and New Indo-Aryan”, *Selected Papers on Pāli Studies*, PTS, Oxford, 1994, no.14, pp. 163-5.

<sup>4</sup> K.R. Norman, “The influence of the Pāli commentators and grammarians upon the Theravādin tradition”, *Collected Papers*, Vol. III, PTS, Oxford, 1992, no.61, pp.93-107.

是本文的主體，講述 Norman 在第三篇論文中如何就此問題重新審視，並對 Hinüber 的質疑提出回應，其間引出了本文的核心論題——注釋家、文法家、乃至抄經手對巴利文獻的影響。<sup>5</sup>

## 1. 問題的提出

### 1.1.問題的由來

【1.1.1.】K.R. Norman 曾在 “Two Pāli Etymologies”(〈二個巴利詞的詞源〉)一文中討論 Vivatta-chadda 一詞的「詞源」及「詞義」問題。這個詞在巴利經典中，經常作為佛陀的一個名號，出現在敘述諸佛出生的「定型句」中(描述國王請占相婆羅門為王子(佛)看相的情節)：

Sace kho pana agārasmā anagāriyam pabbajati, araham hoti sammāsambuddho loke vivattacchaddo<sup>6</sup> (可是，如果他出家修行，就會成為一位阿羅漢、正遍覺者—捨離世間覆障之人)(D.II.16,22-24)

巴利聖典協會(PTS)的《巴英辭典》(*Pali-English Dictionary, PED*)給這個詞的定義是 “having the cover removed, with the veil lifted; one

---

<sup>5</sup> 以下附注，部份轉引自上三篇論文，部份為筆者所加，不一一注明。又，原作附注詳細，本文只擇要引用，不一一具出。

<sup>6</sup> 此處有兩個異讀，K vivatṭha-chaddo, Be vivatṭa-cchaddo。

who draws away the veil, or one who is freed of all (mental & spiritual) covering” (除去(內心)覆障(者))。在該文中，Norman 認為這個定義錯了，因為 *PED* 以及其他辭典類似的定義，<sup>7</sup> 都是根據注釋書的解釋而來，而注釋書所判定的語源頗有問題。<sup>8</sup>

**【1.1.2.】**此外，Norman 在披讀文獻的過程中還現，*vivatta-chadda* 一詞在巴利經典中有各種各樣的讀法。複合詞前後兩部主要的異讀就有 -ṭ- / -tt- / -ṭṭ- 與 -d- / -dd- 等多種。除此之外，甚至還有 *vivaṭṭha-cchaddo*, *vivata-cchedo*, *vivaṭa-cchedo*, *vivatta-cchido*, *vivaṭa-cchādā*, *vivaṭa-cchādo*, *nivatta-cchaddā* 等琳琅滿目、莫衷一是的拼讀方式。<sup>9</sup>他認為，這種「眾“讀”紛紜」的景象，正足以說明巴利傳統以來對這個詞的來源及詞義一直就疑而未決。

## 1.2. Norman 的新發現

**【1.2.1】**Norman 從幾部佛教混合梵語(Buddhist Hybrid Sanskrit, BHS)經典中，找到與上面「Pāli 版」相應的語詞及定型句。一個

---

<sup>7</sup> 例如 R.C.Childers 作 “One by whom the veil (of human passion) is rolled away” (轉去或捨離(凡人愛染)覆障者)。見 *A 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*, Landon, 1875, p.588b。

<sup>8</sup> 注釋書的解釋見 2.2 節。依釋文看，其對語源的看法是：前一詞 *vivatta* < vi-vṛt= 轉-去(捨離)，或釋作 *vivaṭa* < vi-vṛ= 離-覆(揭去、揭除)；後一詞 *chadda* / *chada(na)* < chad= 覆障。

<sup>9</sup> 詳細的異讀情形見 2.1 節。

在 Lalita-vistara(《廣大遊戲經》)：

sa cet punar agārād anagārikām pravrajati tathāgato bhaviṣyati  
vighuṣṭa-śabdaḥ samyak-sambuddhaḥ. (Lal.118,<sub>14-16</sub>)<sup>10</sup>

其中 Pāli 版 vivatta-chadda 對應的詞是 vighuṣṭa-śabda，此詞 Mitra 翻作 “of great renown” (聲名遠播，名稱普聞)，<sup>11</sup>E.J. Thomas 譯作 “loudly proclaimed” (廣為傳揚)。<sup>12</sup><sup>13</sup>此外，它也與複合詞 vighuṣṭa-kīrti-rekha 一起出現在 Mvu (《大事》)，Jones 翻作 “famous”(有名)，並釋為 “the renown of whom is proclaimed”(其聲

---

<sup>10</sup> *Lalita-vistara*, ed. Rājendralāla Mitra, Calcutta, 1877, 118, 14-16.

<sup>11</sup> tr. Rājendralāla Mitra, Calcutta, 1881-86, p. 141.

<sup>12</sup> E.J. Thomas, *The life of the Buddha as legend and history*, London, 1927, p.40.

<sup>13</sup> Norman 文中未提及漢譯本的情形，此處略作補充。與 *Lakita-vistara* 相當的漢譯有數部：一是西晉·竺法護譯《普曜經》，二是唐·地婆訶羅譯《方廣大莊嚴經》；此外還有隋·闍那崛多譯《佛本行集經》(部分)。《普曜經》與此相應之句作：「若捨國出家，為自然佛，度脫眾生。」(大正 3，頁 496 中)。《方廣大莊嚴經》作：「若出家者，當得成佛，不由他悟，為天人師，名稱普聞，利益一切。」(大正 3，頁 566 中)。《佛本行集經》該定型句出現過幾次，〈受決定記品〉：「若捨出家，修學聖道，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名稱遠聞，威德自在。」(大正 3，頁 666 中)；〈相師占看品〉：「若捨王位，出家學道，得成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名稱遠聞，充滿世界」(大正 3，頁 692 下)；《精進苦行品》：「若捨出家，必成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名稱遠聞。」(大正 3，頁 770 中)。(另參注 43)

名遠播)。<sup>14</sup>另外，這個複合詞也出現在 CPS(《四部眾經》)<sup>15</sup>，Ria Kloppenborg 譯作 “whose voice resounds in the world” (其音聲(名聲)傳遍世間)。<sup>16</sup>最後還有一個與巴利《長部》卒行的相應句出現在 MAV(《大本緣經》)：

bhaviṣyaty arhan samyak-sambuddho vighuṣṭa-śabda loke<sup>17</sup>

【1.2.2.】由於有上面幾個 BHS 版的相當句及相當詞，並且在 Gāndhāri Dhṛ(《犍陀羅語法句經》)中也有 chada 一詞意指 śabda 的例證，<sup>18</sup>這樣，Norman 認為毫無疑問的，vivatta-chadda 與 vighuṣṭa-śabda 是「相同的語詞」，並且給它們建構出下面的語源關係(同樣源自 Skt \*vivṛtta-śabda < vi-vṛt)：

(1)演變到佛教混合梵語的過程：Skt \*vivṛtta-śabda > \*vivuṭṭa- (ṛ > u，受 v 影響；tt > ṭṭ，受 ṛ 影響) > \*vihuṭṭa- (v 被滑音 h 取代) >

<sup>14</sup> J.J. Jones, *The Mahāvastu*, III, London, 1956, p.375.

<sup>15</sup> “CPS”(Norman“*The influence of the Pāli commentators and grammarians upon the Theravādin tradition*”一文中作 “MPS”(p.96)，恐誤，今依其 “*Two Pāli Etymologies*”一文(p.74)改之。

<sup>16</sup> Ria Kloppenborg, *The sūtra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Buddhist order*, Leiden, 1973, p.76.

<sup>17</sup> E. Waldschmidt, *Das Mahāvādānasūtra*, Berlin, 1953. p.95.

<sup>18</sup> J. Brough, *The Gāndhāri Dhammapada*, London, 1962, § 50.

vighuṣṭa- (h > gh ; ṭṭ > ṣṭ, back-formed 逆構，俗語形的梵語化)  
=BHS vighuṣṭa -śabda。

(2)演變到巴利語的過程：①Skt \*vivṛtta- > vivatta- / vivatṭa- (r > a; tt > ṭṭ)° ②\*-śabda > -chadda(ś > ch; bd > dd) = Pāli vivatta-chadda / vivatṭa-chadda。

**【1.2.3.】**根據以上相應經句的對讀以及詞源關係( < \*vivṛtta-śabda)，Norman 得出了下面的結論：(1)在巴利的各種拼讀方式中，正確的讀法應是 vivatta-chadda / vivatṭa-chadda (-ṭṭ- / -tt- 是俗語中常見的異讀)。含單子音 -ṭ- 的 vivaa- 是個誤讀，而 -chadda 開頭的 c 極可能是抄經手依據一般連音規則添加上去的。(2)這個詞的正確詞義是“one whose name (or fame) has roll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”(聲名傳遍十方之人)這有別於原來 PED 所給的“one who draws away the veil”(除去覆障者)。

### 1.3. Hinüber 的質疑與主張

**【1.3.1.】**O. von Hinüber 對上面 Norman 的新解頗不贊同，<sup>19</sup>他認為 Norman 提出的所謂 Pāli 與 BHS 相當的定型句只是「類似」而非「等同」，因此 Norman 「大膽假定」Pāli vivatta-chadda 對等於

---

<sup>19</sup> 其文出處見注 3。

BHS *vighuṣṭa-śabda*，並據以追溯其「詞源」與「詞義」的辦法根本行不通。<sup>20</sup>

**【1.3.2.】**對於 *vivatta-chadda* 一詞，Hinüber 認為應該回歸巴利傳統(注釋家與文法家)的解釋，他的主要意見與證據如下：

(1)關於 *Vivatta-* 部份：這個詞在兩大主流傳統的情形是，錫蘭一般作 *ViVatta-*，這有別於古代緬甸傳統的 *vivaṭa-*，而近代緬甸傳統(1956 年的第六結集)則改作 *vivaṭṭa-*。至於高棉一系的傳承，有作 *-tth-* 的，因為遠非主流，不值一顧。又，Norman 使了大量力氣，希望藉由偈頌的韻律節奏，斷定 *-tt-* / *-ṭṭ-* 與 *-t-* 之間的孰是孰非，儘管結果稍稍傾向雙子音的 *-tt-* / *-ṭṭ-*，可惜這個辦法效力有限，就像梵語偶頌文獻中 *vivrta-* 與 *vivṛta-* 之間的訟案一樣，自來就不得解決。

(2)關於 *-chadda* 部份：Hinüber 認為這部份比較重要。雖然在尼柯耶(*Nikāya*)中，它的主格單數形非常一致的讀作 *-chaddo*，可是他更發現了幾項意義非凡的線索：①「長部注釋」《吉祥悅意》(*Sv 445,11*)，明白證實主格單數應讀作 *-chaddā*，並且這個讀法又為長

---

<sup>20</sup> Hinüber 在文中指出，Norman 的“*vighuṣṭa > vivatta*”及“*śabda > chadda*”的看法，在語音演變的解釋上，很有一些困難，所以他認為這兩個詞之間有什麼關連。見該文 p. 163。(可是對於“*vighuṣṭa > vivatta*”，他似乎誤解了 Norman 的意思，Norman 只說“*śabda > chadda*”)

部解疏《吉祥悅意古疏》(Sv-pt II46, 11)所追認。<sup>21</sup>②這個 -ā 的主格單數形也出現在《本生經》：*vivatta-cchaddā nu si sabbadassī* (Ja III 349,4\*)，這個句子同時又在「增支部注釋」《滿足希求》中被引用到(Mp I132,7\*)。③ -chaddā 一讀最重要的證據是，Aggavaṃsa(勝種，十二世紀緬甸文法家)在他的語法巨著 *Saddanīti*(《語法論》)<sup>22</sup>中特別教導說 *vivaṭacchaddā* 是個「an-語基」的詞(Sadd 164,19-33)，書中還討論到這個詞後來變成「a-語基」的可能成因(Sadd 636,8-12)。an-語基變成 a-語基是相當尋常的現象，可是反向的演變(-a > -an)卻得不到任何證據的支持。

**【1.3.3.】** 這樣，有了注釋家與文法家的解釋作為堅強靠山，Hinüber 最後的結論是：這個詞正確的語形(主格單數)應作 *vivaṭacchaddā*(而非 -ddo)，它源自梵語 \**vivṛita-chadman*(< *vṛ* 覆；*chad* 覆)，是個 -an 結尾的詞(而非 -a 結尾)，詞義是“he who has removed the veil (of ignorance)”(除去(無明)覆障者)。也就是，這個複合詞前後兩部分的語源與 Norman 主張的 \**vivṛtta-śabda*(< *vṛt* 轉；*śabda* 聲)都不相同，從而，詞義也不一樣。

<sup>21</sup> 詳細資料見 2.2.1 節，第(5)項。

<sup>22</sup> Ed.H. Smith, *Saddanīti*, 5 vols., Lund 1928-66. 書中所談，另見 2.3 節。“*Sadda-nīti* 一詞原義只是「語-法」，書中所談皆為巴利語，原可譯作《巴利語法》，但為與現代比比皆是的巴利語法書做一區隔，姑且作《語法論》。

## 1.4. Norman 的重新出發

【1.4.1.】在 Hinüber 上述質疑與主張的激盪下，Norman 回頭更加細緻周全的檢讀 Pāli 與 BHS 的相關證據，並運用佛教傳統之外的，耆那教的相關輔證，重新考察 vivatta-chadda 一詞所涉及的各项問題，四年之後，發表了一篇宏觀而頗富啟發性的文字

“The influence of the Pāli commentators and grammarians upon the Theravādin tradition”(〈巴利注釋家與文法家對上座部傳統的影響〉)。<sup>23</sup>文中對這個詞的「詞源」、「詞義」、「詞形」(正確拼讀)做了細膩周詳的考察，更重要的，追索出造成各種異讀、異解的可能原因，從而顯示出今人賴以索解經教之義的注釋家、文法家乃至抄經手，在經典傳持過程中可能留下了怎樣的影響。這對我們了解當今巴利文本的真貌與問題，乃至怎樣著手解決，都有著具體而重要的啟示作用。

【1.4.2.】接下來，我們將就 Norman 在該文中運用的材料、追索的過程、以及得出的結論與看法，做一重點的陳述。

## 2. 運用的資料與追索的過程<sup>24</sup>

---

<sup>23</sup> 出處見注 4。

<sup>24</sup> 本節對 Norman 原來的論證方式做了調整，這裡以「資料」作主體，根據不同的材料類型，分節敘述，目的是要突出的觀察，不同材料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所各自負

## 2.1. 巴利聖典中的種種異讀

【2.1.1.】首先，我們來觀察 vivatta-chadda 一詞在巴利經典中出現的實際情形：<sup>25</sup>

-----主格單數(Nom.sg.) -o 的情形-----

• Sn 372a: vivattacchaddo, v.l. Ba viwatacchedo. Bim viwaṭaccha(d)do. 又 Ce -o.

• Sn 378c: vivattacchaddāsi, V.l. Bam Vivaṭaccha(d)do 'si, Bi vivatacchedo 'si, 又 Ce -o.

• Sn 1003c: vivattacchaddo, v.l. Baim vivata-, Ck -dda, Ba -cchido, Bim -cchaddo.

• Sn 1147c: vivattacchaddo, V.l. Ck -ddā, Ba Vivaṭṭa-.

• Sn p.106,20: vivattacchaddo, v.l. Ck (Pj.) Mk -cchaddā (*perhaps a genuine form* 可能是正確的語形); Bai vivata(c)cheddo. 又 Ce -o, Be -o.

---

擔的作用與具備的價值。順序上，從「內部資料」向「外圍資料」逐步擴展，由巴利的「三藏」(2.1.)到「注釋」到「解疏」(2.2.)到「文法書」(2.3.)，再到同屬佛教系統的「佛教混合梵語(BHS)文獻(2.4.)，最後到同樣是中期印度雅利安俗語(MIA, Pkt)的「耆那教文獻」(2.5.)。

<sup>25</sup> 為求明白清楚，以下的異讀融合了 Norman 原作所舉列的情形以及 PTS 的校勘注，並稍改列舉方式。其中“v.1.” = various reading 異讀，「又」表其他版本的狀況 (Ce= 錫蘭刊本，Be=緬甸刊本)，不必是異讀。行號之後標以“\*”者，表示偈頌。

- D I 89,9 : vivattacchaddo, *no* v.l. 又 Ce -o, Be -o.
- D II 16,24 : vivattacchaddo, v.l. K vivattḥachado. 又 Ce -o, Be -o.
- D II 17,8 : vivattacchaddo, *no* v.l., 又 Ce -o, Be -o.
- D III 142,20 : vivattacchaddo, *no* v.l. 又 Ce -o, Be -o.
- D III 177,20 : vivattacchaddo, *no* v.l. 又 Ce -o, Be -o.
- D III 179,4 : vivattacchaddo, *no* v.l. 又 Ce -o, Be -o.
- Kv 286,12 : vivattacchaddo, *no* v.l. 又 Ce -o, Be -o.

----- Nom.sg. -ā 的情形 -----

- Ja III 349,4\* : vivattacchaddā, v.l. Bd vivaṭacchādā, Bf vivattacchadā. 又 Ce -o, Be -o.

同一頌出現於：

- Ja IV 271,18\* : vivattacchaddo, v.l. Bd vivaṭacchādo, Cs vivattacchadda. 又 Ce -o, Be -o.

同一頌被引用於：

- Mp I 132,7\* : vivattacchaddo, v.l. M9 -ddā, T-cchandā, M10 -cchadā, Ph vivaṭacchedo.

----- 主格複數(Nom.pl.) -ā 的情形 -----

- A II 44,2\* : vivatta-cchadā, v.l. SD ST nivattacchaddā, BK vivaṭacchadā.

【2.1.2.】從上列的異讀情形，可以歸納出幾點：(1)三藏中最主流的讀法是 vivatta-cchaddo (Nom.sg)。(2)字中幾個部份的異讀情形分別為：① -tt- / -ṭ- / -ṭṭ- / -ṭṭh- (按出現頻率由高到低排列)。② -cch- / -ch-。③ -chad- / -ched- / -chid- / -chād- / -chand-。④ -dd- / -d-。⑤ Nom.sg. -o / (極少數) -ā。(3)異讀中最常見的情形可以寫成 vivatta-(c)cha(d)do; -tt- / -ṭṭ- / -ṭ-, -o / -ā。

【2.1.3.】上列資料中的 Sn378c 一條(vivattacchaddāsi)，Norman 認為特別值得注意。它極可能是造成主格單數 -o 與 -ā 二種異讀的根本原因。這個連音很容易被誤認為是 vivattacchaddā + asi(因此將 Nom.sg.判為 -ā)，事實上它應該是 vivattacchaddo + asi 才對(據此，Nom.sg.應為 -o)。這個連音現象相當古老，巴利三藏還留有不少例子。<sup>26</sup>另外，本條的三個異讀也支持這項判斷。

【2.1.4.】現在問題來了，除了「主格單數語尾」已經有了解決線索之外，其他紛繁多樣的拼法，到底哪個對呢？這是個判定「正確拼讀」(詞形)的問題，它同時也牽涉到「詞源」與「詞義」問

---

<sup>26</sup> 這種 -o + a- > -ā- 的例子，Norman 在《經集》中還找到另外三例，三藏中有更多的例子。關於這個連音現象，Norman 後來寫了專文討論，見 “An aspect of external sandhi in Pāli” (〈巴利語的一個外連音現象〉)，in *Collected Papers*, Vol. III, PTS, 1992, no.71, pp.219-24。

題，三者環環相扣，互相影響，互相決定。單依三藏資料，似乎難以決定，現在我們擴大範圍，看看注釋書怎麼說。

## 2.2. 巴利注釋文獻的解釋

【2.2.1.】以下是注釋書(atthakathā)及解疏(tīkā)對 vivatta-cchada 一詞的釋義：

(1) **chadanan**<sup>27</sup> ti, pañca chadanāni—taṇhā-chadanam diṭṭhi-chadanam kilesa-chadanam duccharita-chadanam avijjā-chadanam. (覆障，即五種覆障——愛障、見障、煩惱障、惡行障、無明障。)<sup>28</sup> tāni **chadanāni** Buddhassa bhagavato **vivaṭṭāni** viddhamsitāni samugghātītāni<sup>29</sup> pahīnāni samucchinnāni vupasantāni paṭipassaddhāni abhabb'-uppattikāni nāṇ'-agginā daddhāni.(這些覆障已被佛世尊所揭除、碎壞、捨斷、離棄、斷除、寂止、息滅，為智慧火燃燒淨盡，不能再生。) tasmā Buddho **vivaṭṭa-cchado**. (因此，佛稱為「揭除覆障者」)。)(Nidd II251, 19-22 ad Sn 1147)(小部《小義釋》對《經集》的注解)

<sup>27</sup> 這個詞 Norman 原作 chadan，誤，今依 PTS 原文改。

<sup>28</sup> 本節(2.2.)注釋資料的翻譯皆筆者所加。

<sup>29</sup> 這個詞 PTS 版拼作 samugghātītāni，Norman 此處似依緬甸版(第六結集)。

(2) **vivatta-chaiddo** ti, **vivaṭṭa-rāga-dosa-moha-chadano**. (所謂「捨離覆障」,即是揭除貪瞋癡的覆障。)(Pj II 365, 28-9 ad Sn 372)(《勝義光明》對《經集》的注解)

(3) **rāga-dosa-moha-māna-diṭṭha-avijjā-duccarita-chadanehi** sattahi paticchane kiles'-andhakāre loke, (充滿煩惱的黑暗世間,為貪、瞋、癡、慢、見、無明、惡行等七種覆障所遮蔽,)taṃ **chadanam vivattetvā** (v.l. -tt-) samantato sañjātāloko hutvā ṭhito ti **vivatta-cchado**. (捨離此種覆障之後,就能住於完全充滿光明的狀態,這就叫做「捨離覆障」。) Atha vā **vivatto** ca **vicchado** cā ti **vivatta-cchado** (或者,把 vivatta-cchado 解為 vi-vatto 與 vi-cchado)<sup>30</sup> **vaṭṭa-rahito chadana-rahito** cā ti vuttaṃ hoti. (這樣,意思就是「離於一輪迴」與「離於一覆障」。)(Sv 250,34 foll. ad D I 89,9) (《吉祥悅意》對《長部》的注解)

(4) **vivaṭṭa-cchado** ti, **rāgo chadanam doso chadanam moho chadanam sabbakilesā chadanā** ti evaṃ-vuttā **chadanā vivaṭṭa** ugghātītā viddhamsitā anenā ti **vivaṭṭa-cchado**. (「揭除覆障」:揭除、捨

---

<sup>30</sup> 即把 vivatta-cchada 的接頭詞 vi-同時指涉到 vatta 及 chada。

斷、碎壞被稱為覆障的貪障、瞋障、癡障、一切煩惱障，這樣就是「揭除覆障」。) (Ap-a 475,33 foll. ad. Ap 249,22) (《譬喻經注釋》對《譬喻經》的注解)

(5) -1-: PTS 版《吉祥悅意》對《長部》的注解: 對於 D II 16, 24: **vivatta-cchaddo** (v.l. vivathachado), 《吉祥悅意》(Sv 445,9-12) 有如下的注解: Tattha rāga-dosa-moha-māna-diṭṭhi-killesa-taṇhāsaṅkhātāṃ **chadanāṃ āvaraṇāṃ vivaṭaṃ viddhamsitaṃ etenā ti vivatta-cchaddido.**<sup>31</sup> **Vivattā-cchiaddā** (v.l. vivaṭacchado) **ti pi pāṭho.** (彼處, 因為揭除、碎壞所謂的貪、瞋、癡、慢、見、煩惱與愛等覆障、遮障, 所以叫做「捨離覆障」。也有「異讀」作 Vivatta-cchaddā(v.l. vivaṭacchado)。) )

-2-: 緬甸版《吉祥悅意》對《長部》的注解: 對照緬甸版 (Be) 的情況, 《長部》的這個詞拼作: **vivaṭa-cchado**, 《吉祥悅意》對這個詞的注解, 最後部份讀作: …etenā ti **vivaṭa-cchado. Vivaṭa-cchadā ti pi pāṭho.** 顯然其「被釋語」(lemma) 及提到的「異讀字」與 PTS 版(Ee) 皆不相同。

-3-: 《古疏》對《吉祥悅意》的注解: 對於上面《吉祥悅意》

<sup>31</sup> 這個詞 Norman 原作 vivatta-cchado, 誤, 今依 PTS 原文改。

提到「異讀」的最後那句，《吉祥悅意古疏》(PTS 版 Sv-pt II 46, 11 ad Sv 445,11) 解釋為：**vivatta-chadā**<sup>32</sup> ti o-kārassa ākāraṃ katvā niddeso. 此句緬甸版(Be)作：**vivaṭṭa-cchadā** ti o-kārassa ākāraṃ katvā niddeso. 也就是，按照《古疏》的意見，這個「異讀」指的是：也有把語尾的「字母 o」讀作「字母 ā」的。

**【2.2.2.】**綜合以上幾則注釋材料，可以看出：① vivatta-chadda 一詞在注釋書中絕大多數釋作 **vivaṭṭa-(c)chada(na)**(即視為 < vi-vr; chad)，少數釋為 **vivatta-(c)chada(na)**(即視為<vi-vrṭ;chad)，甚至有的注釋，其「被釋語」(lemma)即作 **vivaṭṭa-cchada**(如第(4)則)。②關於主格單數，除了第(5)則提到一個異讀 -ā 之外，所有地方都作 -o，也就是把 **-(c)chad(d)a / -(c)chada(na)** 視作 **-a** 結尾的字(而非 -an 結尾)。③詞義方面，除了第(3)則有個「另解」(離輪迴與離覆障)之外，都一致的理解作「斷除或捨離覆障」。

**【2.2.3.】**把注釋文獻的狀況，拿來跟前一小節三藏的情況相較，可以發現：主格單數一致的傾向於 -o 結尾。可是整個詞的拼法卻壁壘分明，各有所鍾。「三藏傳統」傾向 **vivatta-cchadda**，而「注釋傳統」則偏好 **vivaṭṭa-cchada(na)**。這樣，正確讀法似乎還不容易決

---

<sup>32</sup> 這個詞 Norman 原作 **vivatta-chadā**，誤，今依 PTS 原文改。又 PTS 列有二條校勘注：  
BmP **vivaṭṭa-**及 DA **-cchaddā**。

定。我們再來看看语法家的意見。

### 2.3.巴利早期文法書資料

【2.3.1.】緬甸十二世紀文法家 Aggavaṃsa(勝種)在他的巨著 Saddanīti(《語法論》)中，明白教導到 vivatta-chadda 一詞。可是當中引用的例子一律拼作 vivata-cchada(單子音 -ṭ-, -d-, 雙子音 -cch-, 亦即與「注釋傳統」相符應)，主格單數則同時有 -o 及 -ā 二種三藏引用例。他明白表示這個詞的語尾有 -a 及 -an 兩套變化，主格單數可以採 -ā，就像 rājā 與 brahmā 一樣，並引了上面《吉祥悅意古疏》(Sv-pt)的說法作為證明。他甚至還列出這個詞 -a 及 -an 完整的兩套變化表。自然，其中有許多語尾在三藏中根本找不到例證(如，對格複數 -āne)。書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既然他把這個詞拼作 -cchada (單子音 -da 而非雙子音 -dda)，可見他並未認定這個詞來自 Skt -chadman，他之教導「-a 及 -an 兩套變化」，並非在談「語源」問題，而只是反應文獻現實中的「語尾」狀況。

【2.3.2.】總結 Aggavaṃsa 書中的看法：(1) 這個詞拼作 vivata-cchada。(2) 有 -a 及 -an 兩套語尾。(3) 並未涉及「語源」問題。

【2.3.3.】Hinüber 的論據與破綻：檢閱過巴利系統的有關文獻後，我們回頭核對一下 Hinüber 的論據。前面提到他主要著力於

-chadda 這部份，他根據 2.2.1.節第(5)項《吉祥悅意》及《古疏》該條(主格單數) -ā 的異讀及解釋(以及《本生經》一條 -ā 的用例<sup>33</sup>)，認定正確讀法為 -cchaddā，且源自 chadman (an-語基)。*Hinüber* 的推論過程似乎是：既然《古疏》明白解釋了語尾為 -ā；因此《吉祥悅意》的讀法應為 -ā；進一步，《長部》也應作 -ā；最後，這個詞所有地方的正確讀法都應作 -ā。這個推論初看似乎有道理，可是仔細一想就會發覺很有問題。《古疏》的拼法是 -cchadā 而非雙子音的 -ddā，可見《古疏》作者並未認為這個詞來自 Skt -chadman。再者，*Hinüber* 又引 *Saddanīti* 的「an-語基說」作為源自 -chadman 的另一力證，可是上面我們已經看到 *Aggavaṃsa* 書中一律拼作 -cchada(也是單子音 -da，而非雙子音 -dda)，並且 *Aggavaṃsa* 同時還教導了「a-語基說」，所以他心裡也沒有把 -chadman 當作來源。這樣，*Hinüber* 的論點有幾個錯誤：①《古疏》及 *Aggavaṃsa* 只有說 -ā 的異讀，<sup>34</sup> *Hiniber* 卻擴大解釋，說 -ā 才是「正讀」。② *Aggavaṃsa* 只說 -chada 可以作 -an 變化，<sup>35</sup> *Hinüber* 卻擴大解釋，說其來源是 -chadman。

#### 【2.3.4.】總結以上巴利文獻，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：「三藏傳統」

<sup>33</sup> 此用例見 2.1.1.節，Ja III 349,4\*：vivattacchaddā 一條。

<sup>34</sup> 其實這個異讀是有問題的。見 3.2 節。

<sup>35</sup> 其實這個「an-語基說」也是錯的。見 3.4 節。

傾向於 *vivatta-cchadda*，「注釋傳統」則偏向 *viviṭṭa-cchada(na)*，除此二大主流之外，還有各種零星的讀法。主格單數都傾向於 *-o* 結尾，但也有明白作 *-ā* 的，並得到注釋書與文法書的採用。到此，巴利的資料能用的盡可能用了，可是，「語源」的問題還不明白，「語形」問題還遠不能決定，主格單數也還有一點爭議。現在，似乎走到了水盡山窮的無路之處，我們只能向外另覓消息了。

## 2.4.佛教混合梵蒂资料

**【2.4.1.】**前面曾談到，Norman 在幾部佛教混合梵語(BHS)佛典的同類定型句中找到 *vighuṣṭa-śabda* 一詞，並認為它「對等於」Pāli *vivatta-chadda*。也談到此論遭到 Hinüber 的強烈質疑(對 Hinüber 而言，這兩個詞根本毫不相干，也就是那幾則 BHS 材料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毫無助益)。Norman 回頭仔細考察相關文獻之後，接受了 Hinüber 的部份意見，對原來的主張做了修正，不再認為 *-chadda* 直接源自 *-śabda*，可是他依然認定這兩個詞是「相當(或相關的)」(有著相同的來源)，亦即雖非父子關係，卻還是親屬關係。他的理由是：(1) 這兩個詞同時出現在多則同樣的定型句中，要說

---

<sup>36</sup> Norman 在文中提到，這兩個詞當然也可能毫不相干，他並進一步討論這種情況下的有關情形。只是無論本節的證據，還是下一節耆那教的證據，都在在顯示，它們同時被用作佛教聖者以及耆那教聖者的名號，絕非只是偶的巧合。

毫無關聯是不太可能的。<sup>36</sup>(2) 到目前為止，他沒有發現 Pāli 中有其他對等於 BHS vighuṣṭa-śabda 的語詞，同時也沒有發現 BHS 中有其他對等於 Pāli vivatta-chadda 的語詞。(3) vighuṣṭa-śabda 除了在上述 Lal(《廣大遊戲經》)、CPS(《四部眾經》)、Mvu(《大事》)以及 MAV(《大本緣經》)幾部經典中作為「佛陀名號」之外，Norman 還發現，它也作為「菩薩名號」，出現在 GV(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)、Samādhirājasūtra (《三昧王經》)以及 Bhadrakalpikasūtra(《賢劫經》等幾部佛典。既然隨著大乘佛教的開展，佛菩薩數目不斷增加，這樣，一個傳承的佛名，被另一傳承用作菩薩名號，也是不難想見的。因此上面幾經的 vighuṣṭa-śabda 應該都還是一個來源。這就益加增強了這個詞與 Pāli vivatta-chadda 同屬一源(而非無關)的合理性。

**【2.4.2.】**證明 vighuṣṭa-śabda 與 vivatta-chadda 有相同的來源，對整個問題的解決有什麼作用呢？首先，可以拿它協助鑑定 vivatta-chadda 幾個異讀(-tt- / -ṭṭ- / -ṭ-; -dd- / -d-)的孰是孰非。其次，可以拿它協助判斷主格單數語尾-o / -ā 的問題。第三，可以拿它協助推斷(巴利注釋書透露的)詞源 vr̥ / vrt 何者適當。就第一點看，vighuṣṭa-śabda 的雙子音 -ṣṭ- 與 -bd- 可以支持 -tt- / -ṭṭ-及 -dd- 一讀。就第二點看，-śabda 一詞可以支持-chadda 為「a-語基」而非「an-語基」。就第三點看，過去分詞(pp.)ghuṣṭa 的雙子音(-ṣṭ-)，

比較支持 *vṛt* 這個詞源(*pp.vatta/vaṭṭa*)而非 *vṛ*(*pp.vata*)。

**【2.4.3.】** 儘管從上面的證據，我們可以相信 *vighuṣṭa-śabda* (聲名-遠播)與 *vivatta-chadda*(捨離 - 覆障，依巴利注釋書)有著同一來源，可是，這個來源是什麼？並且，它們傳到不同傳承之後，已經演變成眼前所見的，詞形、詞源、詞義皆判然有別的不同語詞，這樣「貌離神合」的二個語詞，究竟有著怎樣的內在關係？又，為什麼 Norman 會放棄 “-*chadda* < -*śabda*”的主張，轉而接受 Hinüber 的(部份)意見？這種種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資料才能解答。

## 2.5.耆那教資料

**【2.5.1.】** 就像 *Pālivivatta-chadda* 以及 *BHSvighuṣṭa-śabda* 在佛教傳統中作為佛的名號(或後來的菩薩名號)一樣，*Pkt* (*Prakrit* 俗語)中也有個詞 *vi(y)aṭṭa-chauma*，作為耆那教(*Jain*)教主大雄的稱號，出現在耆那教經典中，一長串描述大雄的種種稱號的定型句中。這個詞在耆那教文獻中以「屬格 / 為格·複數」形出現時，語尾作 *-āṇam*。耆那教注釋家給它的釋文是：*vyāvṛtta-chadmabhyaḥ : ghatikarmāṇi saṃsāro vā chadma tad vyāvṛttaṃ kṣīṇaṃ yebhyas te*。<sup>37</sup> 又，*Jacobi* 把這個詞翻作 “Who have got rid of

<sup>37</sup> H.Jacobi, *The Kalpasūtra of Bhadrabāhu*, Leipzig 1879 ,p.103.

unrighteousness” (除盡惡行者)，<sup>38</sup> Williams 作 “who have thrown off all travesties”(捨離虛偽(不實)者)。<sup>39</sup> 這似乎清楚顯示了，這個詞正是相應於 Pāli vivatta-chadda 的「俗語版」(Pkt)。

**【2.5.2.】** 上面耆那教資料透露了幾項重要訊息可以釐清 Pāli 版的各項疑點：(1) Pkt 形 vi(y)atṭa-chauma 的雙子音 -ṭṭ- (而非 -t-) 以及單子音 -ch- (而非 -cch-) 恰恰符合出現在巴利偈頌時所需要的韻律節奏。此點表達，在 Pāli vivatta-chadda 的幾種異讀「-ṭṭ- / -tt- / t- 與 -ch- / -cch-」中應採取「-ṭṭ- / -tt- 與 -ch-」(其中 -ṭṭ- / -tt- 也可以由 BHS vighuṣṭa 的 -ṣṭ- 得到支持)。(2) 這個詞在耆那教文獻中採 -a 變化(而非 -an 變化)，正如絕大多數巴利文獻所顯示的情形，再加上 BHS 版 vighuṣṭa-sabda 也是 a- 語基，這就表明，這個詞在俗語系統(Pāli 及 Jain)以及混合梵語系統(BHS)自來就被看作 -a 結尾。(3) vi(y)atṭa- 及其釋文 vyāvṛtta- 明白透露，耆那教傳統認為它來自梵語的 vṛt，而非 vr (這也正如 BHS vighuṣṭa 所支持的一樣)。(4) 另一方面，Pkt 的 -chauma 一形以及上引耆那教文獻的釋義，卻也清楚顯示了，在耆那教傳統，這個詞被視為來自梵語的 -chadman (隱覆、虛矯、偽善)

<sup>38</sup> H. Jacobi, *Jain Sūtras*, Part I, Oxford 1884, p.225.

<sup>39</sup> R. Williams, *Jaina Yoga*, London 1963, p.194.

**【2.5.3.】** Norman 對詞形、詞源、詞義三大問題的總結：綜合以上四點，基於第(4)項理由，Norman 放棄原來“-chadda < -śabda”之說，接受 Hinüber“-chadda < -chadman”的看法。<sup>40</sup> 可是基於前三項理由，他同時又反對 Hiniber 之認定(Pāli)正確拼讀應作 vivāṭa-chaddā (Nom.s.g.)——亦即反對其採取單子音 -t-、雙子音 -cch- 以及 an- 語基。這樣，對於這個詞他的看法是：「詞形」(正確讀法)應作 vivatta-chadda / vivatṭa-chadda，是 a- 語基的字，主格單數應作 -o，「詞源」是 Skt vṛt (轉)及 chadman (< chad 覆)，「辭義」是「捨離或除去 - 覆障 (者)」。

**【2.5.4.】** Pāli / BHS / Jain 三版的語音演變過程：最後，我們歸納 Norman 對 Pāli vivatta-chadda、Jain vi(y)atṭa-chauma、以及 BHS vighuṣṭa-śabdan 三個詞怎樣從 Skt\*vivṛtta-chadman 衍生出來的意見如下：

(1) 演變到 Pāli 的過程：① Skt vivṛtta- > vivatta- / vivatṭa- (r > a; tt > ṭṭ )。② -chadman > -chadda (dm > dd; -an > -a) = Pāli vivatta-chadda / vivatṭa-chadda。

(2) 演變到 Pkt (Jain) 的過程：<sup>41</sup> ①Skt vivṛtta- > vivatṭa- (r > a; tt

<sup>40</sup> 儘管 Norman 傾向接受-chadda< -chadman 之說，可是他同時提到 vivatta-chadda<Skt \* vivṛtta- śabda 的可能性也並非完全沒有，並且做了一番證明。

<sup>41</sup> 此部份是筆者所補充，提供參考。(Norman 文中並未詳述)

> tt )。② -chadman > -chada(dm > dd; -an > -a) > = Pāli vivatta-chadda / vivaṭṭa-chauma

(2) 演變到 Pkt (Jain) 的過程：<sup>41</sup> ① Skt vivṛtta- > vivaṭṭa- (r > a; tt > tt) > vi(y)atṭa (v 失落或被滑音 y 取代; jain 中有 viuṭṭa 的異讀, 可見 v 失落是常態)。② -chadman > \*-chaduma(插入母音 u; <sup>42</sup> -an > -a) > -chauma(d 失落) = Pkt vi(y)atṭa-chauma。

(3) 演變到 BHS 的過程：① Skt vivṛtta- > \*vivaṭṭa- (r > u, 受 v 影響; tt>tt, 受 r 影響) > \*viuṭṭa- (v 失落, 參以上 Jain 變化) > \*vihūṭṭa- (插入滑音 h) > vighuṣṭa- (h>gh; tt > ṣṭ, back-formed 逆構)。② -chadman > -chadda (dm > dd; -an > -a) > -śabda(ch->ś-; dd > bd 逆構) = BHS vighuṣṭa-śabdan。由語音演變的規律觀察, 這個複合詞在流轉過程中必定喪失了原來的詞形與詞義, 只留下原來詞形的部份特徵, 後來受到附近文句中 vighuṣṭa-kīrti(聲名-遠播)的影響, 而「變造」出 vighuṣṭa-śabda (名稱、普聞) 一詞。<sup>43</sup>

### 3. 造成異讀的原因 —註釋家、文法家、抄經手的影響

解決了 vivatta-chadda 的三大問題之後, Norman 更進一步追查造成異讀的原因。以下按照異讀產生可能的「歷史過程」(前後

<sup>42</sup> 「插入母音」(svarabhakti) 現象, 參見 W.Geiger, A Pāli Grammar, PTS,1994. § 31.2。

<sup>43</sup> 若依 Norman 此處的意見, 則注 13 所提到的, 《方廣大莊嚴經》及《佛本行集經》的「名稱普聞、名稱遠聞」一語, 其所根據的「底本」在歷經輾轉傳誦、傳抄、或轉譯之時, 也已經發生訛變, 訛變之前原來的意思應是「捨離覆障」。

順序)敘述 Norman 的主要意見。

**【3.1.】**從初始到「準注釋書」階段：這個詞最初拼作“**vivatta-chadda**” (Nom.sg. -o)，小部經典《小意釋》(可看作最早期型態的注釋書)以 **-chada(na)**解釋複合詞後部 **-chadda** 可能因為 **chadda** 在三藏未單獨使用)。又因為 **-chadda** 為「覆障、遮障」之義，於是複合詞前部(**vivatta-** / **vivaṭṭa-**)就以意謂「揭開、揭露、揭除」的 **vivaṭa** 解釋。這樣，因為《小義釋》的釋文，使得這個詞形 (**vivaṭa-cchada**) 偶而「混進」三藏，造成了不同的讀法。這個過程也可能跟「婆羅米文字」(**Brāhmi**)沒有雙子音的寫法有關(**-tt-,dd-**被寫成 **-ṭ-,d-**)。這樣，巴利就有了兩大主流拼法：「三藏」以 **vivatta-cchadda** 為主(**-cch-**開頭的可能是抄經手依連音規則補上的)；而以《小義釋》領銜的「注釋書」則以 **vivaṭa-cchada** 為主。

**【3.2.】**注釋書階段與語尾-ā 的產生：繼《小義釋》之後，其他注釋書跟著採用類似的解釋。這樣，由於注釋書的普遍支持，使得 **vivaṭa-cchada** 勢力日漸強大。有些三藏寫本把它奉為正確拼法，但同時也有拼作 **vivatta-cchadda**(或 **vivaṭṭa-cchadda**)的。所以「長部注釋」《吉祥悅意》就明白寫下了這個異讀情形(以下是依 PTS :Sv 445,11 ad D II 16,24 一句對應的緬甸版所擬構出來的「原初句」，標“\*”表擬構，注意：此時還都是 -o 結尾)：<sup>44</sup>

\*(a) ...etenā ti vivāṭa-cchaddo. Vivatta-cchaddo ti pi pāṭho(或 Vivatṭa-)

【被釋語】 【異讀字】

就是說，vivāṭa-cchaddo 有個異讀字，作 Vivatta-cchaddo。後來又有抄經手發覺《長部》主流多作 vivatta-cchaddo，於是改動「被釋語」(lemma)，成了：

\*(b) ...etenā ti vivatta-cchaddado. Vivatta-cchaddado ti pi pāṭho.

這樣，造成了被釋語與異讀字一模一樣的狀況。於是有抄經手發覺不對，就把(b)的異讀字換成 vivāṭa-cchaddo，成為(c)的寫法。而另有抄經手則因為看到 Sn 378c vivattacchaddāsi 之類的例子，以為有 -ā 的異讀，於是把(b)的異讀字換成 vivatta-cchaddā，成為(d)的寫法，這時就產生了主格單數-ā 的讀法。這樣，最初的異讀主要是 -tt-(-ṭṭ-)與 -ṭ- 之間，以及 -dd- 與 -d- 之間，後來由於「連音的誤判」而有了 -o 與 -ā 的異讀。

(c) ...etenā ti vivatta-cchaddo. Vivaṭa-cchaddo ti pi pāṭho. (PTS v.I.)

(d) ...etenā ti vivatta-cchaddo. Vivatta-cchaddā ti pi pāṭho. (PTS)

句(d)與(c)就是目前 PTS 版的情形。又有抄經手見到 -ā 的讀法，以為這才是異讀的主要部份，於是把 (a) 句的異讀字改作 vivatṭa-cchaddā(e)。<sup>45</sup>

<sup>44</sup> 緬甸版(目前)的讀法，參見 2.2.1 節，第(5)項，第-2-則。

<sup>45</sup> 最後這一步演變是筆者補上的，Norman 未提及。

(e) ...etenā ti vivaṭa-cchado. Vivaṭṭa-cchadā ti pi pāṭho. (Be)

這就成立了目前緬甸版的讀法。

**【3.3.】**解疏階段與語尾-ā 的確立：《吉祥悅意古疏》的作者見到以上的(e)句，不明瞭原來本該是 *vivaṭa*-與 *vivaṭṭa*-之異，反而把目光擺在複合詞的後部，而寫下：

**vivaṭṭa-cchadā** ti o-kārassa ākāraṃ katvā niddeso.

也就是白紙黑字，明白解釋為語尾-o 與-ā 的異讀。

**【3.4.】**文法書階段與 an- 語基的產生：接著，Aggavaṃsa 見到三藏中偶有 -ā 結尾的用例，又看到《古疏》這一條解釋，便確定這個詞有 *vivaṭa-cchado* 與 *vivaṭa-cchadā* 二讀，認為它可以如 *rājā*、*brahmā* 一般變化，於是成立了他的「a-/an- 二語基說」。這樣，語尾 -ā 初因抄經手對連音的「誤判」而崛起，成為眾多異讀的一個，後又受到《古疏》作者的青睞，凌駕別的異讀而確立了突出地位，但此時還只是「a-語基」主格單數的異讀身份。到了文法書階段，則更得到 Aggavaṃsa 的「拔擢」，終於脫離舊屬，別立門戶，而成立了「an- 語基」。Hinüber 據此(an- 語基說)，更擴充解釋，給 -cchadā 定出了來源“-chadman”。<sup>46</sup>這樣，巴利傳統對於

<sup>46</sup> 見 2.3.3 節，Hinüber 認定的語源(結論)是對的，可是論據不對。

這個語尾，可說是一路「解」來，訛誤連連。

**【3.5.】抄經手的影響：**由於 Aggavaṃsa(勝種)在 Saddanīti(《語法論》)中，明白教導 an-語基，使得後來的抄經手把三藏的一些地方改為-ā(不管原來是否如此)。這樣，這個語形又從文法書「蔓延」到三藏。文法家對抄經手的影響一直存在，Norman 還舉了另一例：在 Kaccāyana<sup>47</sup> (迦旃延)的文法書中，「十二」一詞拼作“bārasa”，可是這個「古形」在巴利三藏中已經完全消失，所有「十二」都換成了更加「梵語化」的“dvādasa”，之所以造成這個結果，極可能是因為 Aggavaṃsa 在 Saddanīti 中教導說這兩種語形都可以使用。這樣，今天我們見到的三藏，早已不復昔日容顏，而是幾經注釋家、文法家、以及抄經手改妝易容之後的樣貌了！

## 4. 結語：如何洞察與遭原巴利的真貌

**【4.1.】Saddanīti 的編校者 Helmer Smith 早在 1928 年就提出了卓見，他在該書前言明白指出，解疏(tīkā)的作者與文法家必定給幾個世紀之後的抄經手帶來甚多影響。<sup>48</sup>一如前述，Norman 自己在**

---

<sup>47</sup> 大約七世紀以後的人，現存最古老的巴利文法書《迦旃延文法》(Kaccāyana-vyākaraṇa)的作者。

<sup>48</sup> Ed. H. Smith, *Saddaniti*, 5 vols., Lund 1928-66. Avant-propos, p.vi.

披讀文獻的經驗中，確實印證了這一點。解疏作者有時誤解了注釋書(atthakathā)的原意，從而寫下錯誤的疏解，接著這個誤解或誤讀又「喧賓奪主」，通過抄經手，反過來取代了三藏本文的讀法。這就是爲什麼一個正確讀法(-chaddo)在不同寫本會出現紛繁多樣的不同寫法的(-(c)cha(d)dā)的原因。

**【4.2.】**誠如 Helmer Smith 所言，任何人想要穿透目前的巴利文本，見到其背後的真貌，就必須具備十二世紀緬甸與錫蘭語言文獻學的知識。而要做到這點，就必須運用十二世紀以前的寫本，這樣才能免除文法家與注釋家「梵語化傾向」的影響。拿此處語尾 -ā 的問題來說，如果要確定它到底是原來的「古形」，還是經過「變造」之後的「異形」，就非依靠未受文法家影響的資料不可。但問題是，現存的巴利寫本，早於十二世紀的，已經難以尋得了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就必須善用十二世紀之前的，巴利以外的其他傳統的資料。這就是爲什麼 Norman 論文中要乞靈於佛教混合梵語與耆那教文獻的道理。

【略語表】

- A Aṅguttara-nikāya, ed. R. Morris, E. Hardy, 5 vols., London 1885-1900 (PTS). 《增支部》
- Ap Apadāna, ed. E. Lilley, 2 vols., London 1925-1927 (PTS). 《譬喻經》
- Ap-a Buddhaghosa, Apadāna-aṭṭhakathā, Visuddhajanavilāsini, ed. C.E. Godakumbura, London 1954 (PTS). 《譬喻經注釋》
- Be Burmese edition. 「緬甸刊本」
- BHS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. 「佛教混合梵語」
- Ce Ceylonese edition. 「錫蘭刊本」
- CPS Das Catuṣpariṣatsūtra, Ernst Waldschmidt, Berlin 1952-1962. 《四部眾經》
- D Dīghanikāya, ed. T.W. Rhys Davids, J.E. Carpenter, 3 vols., 1890-1911 (PTS). 《長部》
- GV Gaṇḍavyūhasūtra, ed. P.L. Vaidya, Darbhanga 1960. 《華嚴經・入法界品》
- Ja Jātaka,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, ed. V. Fausbøll, 6 vols., London 1877-1896 (PTS). 《本生經》
- Kv Kathāvatthu, ed. A.C. Taylor, London 1894-1897 (PTS). 《論事》
- Lal Lalitavistara, ed. Rājendralāla Mitra, Calcutta, 1877. 《廣大遊戲經》

- MAW Das Mahāvādānasūtra, Ernst Waldschmidt, Berlin 1953,1956. 《大本緣經》
- MIA Middle Indo-Aryan. 「中期印度雅利安語」
- Mp Buddhaghosa, Manorathapūraṇī, Aṅguttaranikāya-aṭṭhakathā, ed. Mvu Walleser, H. Kopp, 5 vols., London 1924-1956(PTS) 「增支部注釋」《滿足希求》
- Mvu Mahāvastu-Avadāna, ed. Émile Senart, 3 vols., Paris 1882-1897, 《大事》
- Nidd II Cullaniddesa, ed, William Stede, London 1918 (PTS). 《小義釋》
- PED Pali-English Dictionary, ed. T.W. Rhys Davids, W. Stede, London 1921-1925 (PTS). PTS 版《巴英辭典》
- Pj Paramatthajotikā II, Suttanipāta-aṭṭhakathā, ed. Helmer Smith, 3 vols., London 1916-1918 (PTS). 「經集注釋」《勝義光明二》
- Pkt Prakrit. 「俗語」
- PTS Pali Text Society. 「巴利聖典協會」
- Sadd Aggavaṃsa, Saddanīti, ed. H. Smith, 5 vols., Lund 1928-1966 《語法論》
- Skt Sanskrit. 「梵語」

Sn Suttanipāta, ed. D. Andersen, H. Smith, London 1913 (PTS).

《經集》

SV Buddhaghosa, Sumaṅgalavilāsinī, Dīghanikāya-aṭṭhakathā, ed.

T.W. Rhys Davids, J.E. Carpenter, W. Stede, 3 vols., London 1886-1936 (PTS). 「長部注釋」《吉祥悅意》

Sv-pt Dhammapāla, Sumaṅgalavilāsinīpurāṇaṭīkā, Līnathapakāsinī

I, ed. Lily de Silva, 3 vols., London 1970 (PTS). 「長部解疏」《吉祥悅意古疏》或《顯明隱義》(行文中也略作《古疏》)

大正 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國七十六年一月修訂版。

**【後記】** 本文是課堂上給同學講習用的稿子，目的主要在於：(1) 引介西方語言文獻學的一個處理手法，(2) 一窺巴利文獻(及其他所謂「原典」)的可能問題，(3) 順此實際體驗「譯典」所遭受的侷限。至於這個問題(「大名聲」還是「離覆障」？還是其他？)是否就此拍板定案？Norman 運用的材料與提出的論據是否已經充足？該詞在幾個不同語本的演變情形是否果如文中所述？加之相關漢譯的種種問題，凡此等等都還有待進一步的處理，總之，這不是結論。